

史記



田叔
親其侯武安君灌

扁鵲倉公

韓長孺

吳王濞

李廣

李陵

十七



史記卷第一百四

田叔列傳

楚 鍾惺 批評

田叔列傳第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堯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

田叔列傳
學按

田叔列傳
學按

田叔列傳
學按

史記

田叔列傳

田叔列傳

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盡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信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賈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白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官

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妙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

文帝復甲孟舒
非以其長者正

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敝，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歿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歿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歿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

孟舒計得士心
為之用命耳文
帝於一人一事
何嘗不留心邊
務也

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案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天慙發中

此乃說孟舒案梁案有之乎叔

田叔列傳

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

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歷城今在中山國。石過高鵠，獨奇之，常謹避之。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臨平美不志賀也主之美以
太史公曰兵者禮國其國必開
我獨何為就合亦王以故
變其法也發其戮刻令車手煉土變才才效
自澤也今同直田才主閑良無門坐辦太
凡論上教民益臣直澤盡坐太毛事非
三萬生東漢才秦華亦賴土籍我為京神滿

史記卷第一百五

楚 鍾惺 批評

扁鵲倉公列傳四十五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
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
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
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
公毋洩。」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子扁鵲，飲
是以上池之水，二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

自古神術求一
博之之人難於
弟子之遇其師
也

史記

扁鵲傳

二

大史記

以診脉為名所以堅人意而不取驚之也兵家用奇亦然

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始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這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箭。皆

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
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
羸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
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
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
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
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
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
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

急故暴蹙而歿扁鵲曰其歿何如時曰鷄鳴至
今日叔乎曰未也其歿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
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
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歿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
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
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
案杙毒熨一搯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輪乃割皮
解肌訣脈結筋擗髓腦揲荒爪幕漚沆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

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
窺天，以鄰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
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
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
者，全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
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于陰，
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曠，舌
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

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聞高義之日久矣，
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
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指填
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
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
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夫以陽入
陰中，動胃纏絡，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
以陽脈下遂，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
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網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燹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入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

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

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而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

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問貴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問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醪。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

知人歿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
年爲人治病決歿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
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
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
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
可使者於是少女縱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切痛歿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願改
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

音節錯綜
二五五於詳至

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
歿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
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言無有皆安
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向縣里人也何病
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
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人死生。史、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
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又讀解驗之、可一年所
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
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
效十年所、臣意年盡三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似似供狀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溽、腫、後八日嘔
膿、死、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
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
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
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代、則絡脈有
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離、裏、其代絕而脈
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齧腫

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
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
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
穢腫盡泄而死熱上則重陽明爛流絡流絡動
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
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
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
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
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邊心主故煩懣
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
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癘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循曰不得

前後澀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澀，再飲大澀，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湧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擊車轅未

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遂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澀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溇溇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其養此不

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

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癥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洩血

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脈口氣至緊小見癯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洩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迴風迴風者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

也飲食下噎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歿皆爲前
分界法後十日乃歿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卽爲藥
酒盡王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澀病法過入
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
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

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爲風入中
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
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
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
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
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
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

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澁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病氣散，即愈。

故濟其土阿母自言足熱而澁，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其土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

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齟齬，臣意診其左太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往，飲

以葭蕩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清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此五六枚。齊永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逆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匿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徃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

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

若加以一病，效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效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雷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第，朱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備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螻癢，螻癢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

出螻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飲食下噎，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斗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意去信謂左左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
何曰以為過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
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歿即後九日不歿其家復
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
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
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歿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
後十日丁亥溲血歿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
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

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
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番陰
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
以不中期歿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
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
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歿喜養陽處
者逆歿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
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煉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

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靡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

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眾醫皆以為癡、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

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
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
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爲
不病臣意謂之病苦脊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
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
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
病者診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
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
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爲勞
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蹠踟躕屢寒
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夕死
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
陽番陽入虛裏處且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又
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

史記卷之八十一
九來堂
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懸權衡案繩墨調陰
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
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
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
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歿以故表籍
所診期決歿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
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歿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
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
以故不中期歿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歿生論藥用所安諸侯王
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來意診治
何故對曰趙主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
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之意家貧欲爲
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
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

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孰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疾，國男事侯，疾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慶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

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歿。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

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立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富川唐半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諸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它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歎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聞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宜曰若非其人也奇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耆耋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

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
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
不河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
五藏歲餘濟北上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
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
下出入邪逆順以玄鏡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
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
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

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
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
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一百五

史記卷第一百六

楚 鍾惺 批評

吳王濞列傳四十六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雜陽。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渡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

見當時天子
不聽虛和使

力以騎將從破布軍斬西會甄布走荆王劉賈
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
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浦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
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
心獨悔業已拜因相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
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
及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
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
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

臣抑之
亦功向可

無賦國用富饒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
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
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
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愾曰天下同宗歿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
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吳王濞傳

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凡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其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

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管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兒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郊。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凡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

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膠西王卬以賞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父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

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砥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營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歛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意亦可乎王
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
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
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
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
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
討外隨大王後車徜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
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
王率楚王畧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

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
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
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而結之膠
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
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
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
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
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
定分之耳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

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
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
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
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
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
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
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
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

吳及書亦自雄
然而有冲龍

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
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遣諸侯書曰吳王
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越王
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
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
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
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克誣亂天下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敎蔽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肯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其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維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非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浴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

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敵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事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侯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

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徃徃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徃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軍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

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筭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憂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

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言。人臣
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益。
益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
名。西其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以謝天下。益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
之。乃拜益爲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益裝

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結載行。東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
使告吳。如益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
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問袁盎
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
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
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爲

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間。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塞吳饑道。彼吳梁相蔽。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

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取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城邑。漢

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吳王溥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

罪勅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以至此，至者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其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歿。二月中，吳王兵旣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

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
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
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舉人亂天
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幽

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人
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
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患遣六將軍擊
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
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
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
歿事相第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

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呼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

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

國敢請薙醢之鬲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
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
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
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
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
荷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
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
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歿有
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歿膠東菑川濟南王

皆歿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
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
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且月起兵三月皆破
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半陸侯禮爲楚王續
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賦歛使其
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

史記卷第一百六
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
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益錯邪

史記卷第一百六

史記卷第一百七

楚 鍾惺 批評

魏其武安侯傳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

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

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醜從

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

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

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太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爰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

此九名將第一

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侯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矣。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螿將軍，則妻

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魏其侯
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
為臣有愛，不相魏其者，沽沽自喜耳，多易。
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川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
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未貴，往來侍酒，
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
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
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

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
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
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
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
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
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
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
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
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賀魏其侯因帶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
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
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惟轂趙綰爲
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
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
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
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

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
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
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
相太尉以相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
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
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
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
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
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

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
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
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
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
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
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
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
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
漢相尊市井小人不可以凡故私撓武安由此滋驕治宅

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
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
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后益
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愈傲唯灌將軍
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
軍非惟接入灌將軍而魏其與灌將軍兩人所
以相引相敵得禍之故亦藏此數句妙手妙
手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穎陰侯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

灌將軍傳

灌孟吳楚反時，頽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
灌孟爲校尉。夫以下人與父俱，灌孟年老，頽陰
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歿。吳軍
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歿事得與喪歸。灌夫不
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
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
者數十人，及出薜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
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

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歿。夫
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
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
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頽陰侯言之
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
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
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
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
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徒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識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氏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

病○在○三○生

出夫此處却不見利則視丞相太貴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職在已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耳。紛小人也。其微而益易之。

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此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議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氏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

出大此處却不見利則視丞相太貴魏其反太卑與前所云貴戚在已之右必陵之意又相反田蚡小人也竊其微而益易之

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

魏妻陵傲有自
 來矣及飲酒語
 侵武安又無節
 次其恭其僂為
 已為人無一可
 者蓋夫與魏其
 本以之勢相倚
 故聞丞相之來
 而喜與之共
 乘而乘所之德
 緣胸中有亦相
 二字耳

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
 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
 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
 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
 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
 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
 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
 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

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
 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
 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歿易
 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
 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
 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
 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
 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
 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劾受淮南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灌夫傳
 大宋堂

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
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
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
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事已解彊
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
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
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
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
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值
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
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
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
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
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臯乃令騎
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按灌夫項
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脫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捨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歿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

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

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

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

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

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

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諷不仰視天而俯

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

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

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歿事身荷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戰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
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
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
謂枝大於木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
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
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
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
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

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
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自歲後皆魚
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
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
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
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
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
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

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薄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有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

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

傳未追叙武安
與淮南王踪跡
徑還首尾詳至
如見正為灌夫
前持武安受金
確証而以上口
使武安族在者
族之刑章昭然
此史老獄更手

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官車晏駕，非
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
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
金事，上曰：「使武安族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
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思泉

厥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儒傳

徐

受

夫

於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
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

史記

卷一百八

韓長儒傳

大業堂

傳未追叙武安
與淮南王踪跡
往還首尾詳至
如見正為灌夫
前侍武安受金
確証而以上曰
使武安反在者
族之刑章昭然
此史老獄吏手

上未

大

魏

金

太

夫

月

兩

損

不難竟婚惡言詈呼莫婚斷道強來快

史記卷第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楚 鍾惺 批評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
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
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
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
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

史記

卷一百八

韓長孺傳

大業堂

帝心弗善梁王
太后怒梁使而
責之母子間處
分極安安國宜
言於帝不日向
太后言之不知
此中節次必因
公主告太后而
後聞於帝乃為
妙手善太后外
怒梁王心實欲
為之分解而無
其辭安國代為
言之故太后喜
曰為言之帝言
帝心乃解
帝心乃解
帝心乃解
帝心乃解

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
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
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
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
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
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
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郤吳楚，吳楚以
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
詞

人故出稱罪，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
作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
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
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
太后弗恤也。太后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
「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愛，悉見梁使厚賜之。
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
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

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灰獨不復然乎？」
田甲曰：「然，即溺之。」居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
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
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
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
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
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
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
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

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
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
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
「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
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
「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
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
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
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

前段之弥錄此
段之匡正缺一
不可兩泣曰非
惟至誠抑亦當
機

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
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
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
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
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
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
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
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
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

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
法。美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
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
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
司農。闔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
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
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
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

韓長篇

許典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且靈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曰：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臯因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歿，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

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

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提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

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滅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歿。安國行州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

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雁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死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歿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史記卷第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四十九
楚鍾惺批評

史記卷第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四十九

楚鍾惺批評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嘗為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

文帝教誨斷盡
字廣一生受用
數奇二字隱隱
伏其中妙甚

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余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
足道哉及孝景初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
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
還賞不行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
國公孫昆邪為上谷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
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
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

入王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
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
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
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
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
者也已縛之上馬擊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
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
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

史記
卷一百一十九
李將軍傳
二
大來堂

追射我立盡。今其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士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

且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书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管陳，擊刁斗，士吏治军簿，全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伏樂成。樂為之。歾。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人軍伏馬邑。笏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

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覘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艸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

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尊，以射爲戲，竟歿。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

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

廣爲圖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歿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

史記卷一百九
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旣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旣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歿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辜，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廣、世才曠止
用以救敗而不
及用之取勝所
以爲數奇也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歿。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歿。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

戰。奔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

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亡何。敢從

上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

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

去病病歿。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

寵於太子。然奸利。李氏陵進衰微矣。李陵旣壯。

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天子以爲李

李將軍傳

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旣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旣盡。士歿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

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旣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耻焉。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懷懷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

史記卷第一百九
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太史公曰：魯曰：其後有年，今而後其
李丸谷，以而歸，西之，平，以而後其
其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魯人，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不，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而，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其則
史記卷第一百九

